

ZhuBaoMimi

这是一部反映公安题材的长篇侦探小说
一颗价值连城的金塔珠失踪

年轻警官林山深入基层调查
发现有一个更大的珠宝走私集团
辱负重终于查获珠宝的下落



珠宝密案

三天三夜的侦察终于将案情揭晓，
四十年前文革期间珠宝失踪的旧案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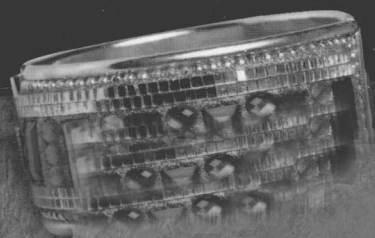
曹秀◎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ZhuBaoMimi

这是一部反映公安题材的长篇侦探小说
一颗价值连城的金塔珠失踪

年轻警官林山深入基层调查
发现有一个更大的珠宝走私集团
辱负重终于查获珠宝的下落



珠宝密案

三天三夜的侦察终于将案情揭晓，
四十年前文革期间珠宝失踪的旧案重现

曹秀◎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珠宝密案/曹秀著. —延吉:延边大学
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634-3548-7

I. ①珠…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5003 号

珠宝密案

作者:曹 秀

责任编辑:李善姬

图书策划:  腾飞工作室
☎13810585133

出版发行: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网址:<http://www.ydcbs.com>

E-mail:ydcbs@ydcbs.com

电话:0433-2732435

传真:0433-2732434

发行部电话:0433-2133001

传真:0433-2733288

印刷: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180 千字

印数:5000 册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5634-3548-7



定价:29.80 元

目录



contents

珠宝

密案

Zhu Bao Mi An

目录

一、深夜报警局长巧布阵	1
二、查线索珠宝不翼而飞	7
三、反侦察警官遇神偷	14
四、遇大款酒壮英雄胆	18
五、巧周旋佛印新传说	24
六、老夫妻露出新破绽	29
七、三角恋引出旧情书	34
八、现场勘察疑影显形	44
九、查获线索误入魔窟	50
十、找到疑点声东击西	54
十一、深入虎穴不打虎	60
十二、学生委屈诉真情	67
十三、闯黑店恰巧新发现	70
十四、有心打草不想惊蛇	76
十五、掩蔽阴谋杀在子夜	80
十六、误闯龙潭的女记者	85
十七、女老板的伤心往事	90
十八、谁是珠宝界第一人	100
十九、洞内遇险蒙面女相救	105
二十、巧遇以泪洗面的女人	108
二十一、交易后面的欢喜谋杀	114
二十二、重点保护人提供线索	118
二十三、老狐狸露出新尾巴	124



目录

二十四、女记者说出了私生子	129
二十五、望远镜里的故事片	136
二十六、千呼万唤茅屋见证人	143
二十七、连环案里是谁杀了他	149
二十八、保险箱里的存卡	155
二十九、少妻揭开老夫的秘密	160
三十、麻袋里的凄惨命运	165
三十一、原形毕露往事多多	168
三十二、假线索警察上当	172
三十三、骨渣作证凶手难寻	176
三十四、谁是真正罪魁祸首	182
三十五、揭开谜案的知情人	186
三十六、水落石出法网恢恢	193
三十七、虎穴救人临危不惧	199
三十八、案中案警官再显神威	204
三十九、黑白分明善恶有报	209
四十、密案大白物归原主	215
后 记	220

一、深夜报警局长巧布阵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早晨，当夜晚的阴暗即将散尽的时候，这座千年古城突然发生了一桩连环命案，而引起案情发展的竟然是一件小小的失窃案。此刻，正是黎明时分，已经工作了一天一夜的余城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局长兼政委的王河收拾完桌子上的最后一份文件，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准备在沙发上眯瞪一会儿。

忽然，桌子上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可是当他操起电话时铃声仍然急速地响着，他这才看清是桌子上的那部红色电话在响，他意识到自己拿错了。这部红色电话是公安局内部的专用电话，一般情况下，没有紧急情况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使用，王河接过电话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马上从话筒里传出一个急切的男中音：“喂喂喂，是王局长吗？我是一处刑侦队长丁江，我刚接到一个报案，说白城区万昌集团公司总经理秦彪家里被盗，一颗价值 200 多万元的金塔珠失踪了，失主找上门来要求我们帮助破案……”

“什么？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不等丁江的话说完，王河吃惊地瞪大眼睛对着话筒吼起来，“你再说一遍，什么失踪了？”对方话筒里又重复一遍：“一颗价值 200 多万元的金塔珠失踪了！”

“你说的这些情况都是真的吗？你调查了吗？是不是有人报错了案？还是有人别有用心报假案？”王河严肃地问着，突如其来的案情让他一夜的劳累顿时全消，握着话筒的手渗透着一股汗水，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为什么会紧张。

“千真万确！失主是市里很有名气的私营企业家，他让我们派人去他们那里协查此案，答应一天给我们酬金 5000 元，另外负担一切费用。可我们觉得此案关系重大，特向你汇报并请示如何处理。我的人都在等着呢！”话筒里仍然是急切而焦虑的声音，这声音是如此催人，连四周的空气都凝聚起来了。

办公室里寂静如初，只有对方说话的声音和自己的喘息声，王河握着话筒倾听着，此时，他的睡意已尽。听完丁江的汇报后，他有十几秒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是一起特大案件，不仅惊动过省厅，在全国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早在四十年前的那场地震中，白城区白塔寺院内那座白塔顶尖上的一颗

金塔珠突然不翼而飞，当时还有一人失踪一人死亡。此案悬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据说金塔珠是一颗足有拳头大小的黄金，虽然没有多重，但在当地珠宝界却是一个稀罕的珍宝。许多人都想方设法要得到它，港澳台甚至外国人也对此珍宝感兴趣，派遣无数高手秘密搜集也没有找到丝毫线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对过去金塔珠的狂热劲头渐渐凉了，几乎再无人问讯。本以为这桩案件已成为死案，谁知四十年的岁月风雨过去了，这颗金塔珠死灰复燃突然有了新线索，作为知情者的王河又惊诧又兴奋，一时不知如何处理这件事。这时话筒里传来丁江急切的声音：“王局长，你怎么啦？请你说说话！王局长……”

“这个……这个……”王河思考着、合计着、等待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消逝，整个世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好久好久他才对着话筒一字一顿地命令着：“马上组织警力勘察现场，同时要注意保密，防止再出现谋杀，明白吗？”

“明白。”话筒里传来“咯嗒”一声响动，电话断了。显然，丁江那边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王河放下电话，来到一张地图前察看着。这是一张白城区域图，他发现地图上有一个奇怪现象，白楼的位置恰巧在荷花池附近。以前办案时，他多次来过这里，为了那几起盗抢案，他专门绘出了一张白城区域图。当他把新图和旧图做对比时，他欣慰地发现除了图上的颜色和标识略微有些变化外，其他一切都没有变。地势、街道及白塔建筑，还有古迹都没有变化，这也是保护文物的重要地带。王河仔细看着、思索着。这里和过去不一样，早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在外国人看来，随意捡一块砖头瓦片都是文物。因此办这个案件他必须慎重，稍稍疏忽都有可能被坏人钻了空隙。此案关系重大，他一个人的确做不了主，可现实情况又必须作出决定，否则将延误战机。

王河是一个老公安了，从建国前他当儿童团员的时候就在这一带工作，很有对敌斗争经验，先后数十次立功，抓住过台湾省派遣来大陆的特务，也抓住过海外各种隐藏的间谍，打击过数不清的走私文物的犯罪分子。眼看就要退下来了，又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案情，王河感到肩上的担子比平时沉重许多，他暗暗告诫自己一切都不能掉以轻心。

夜，静静的，黎明前的黑暗吞噬着世界，也吞噬着王河的心，他一面吸烟一面思索。远处传来高速公路上来往车辆的引擎声，平时他在工作时没有注意过这车声的烦躁，现在当一场大战在即时他竟感到这地方是如此喧嚣、如此烦躁，搞得他心绪不宁。他站在窗前遥望着遥远的苍穹，天空除了看不

清的浓厚云彩外,几乎没有一丝亮色。这个时候人们都在睡安稳觉,没有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谁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一切都在平静中缓缓度过。特殊的公安工作使王河养成了一种习惯,每次在案发后他都要反复考虑怎样做才能尽快破案,怎样才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他的同事了解他的秉性,也知道他的习惯,所以不论干什么都要时时处处向他请示,等待他的决定。这次他也不例外,只是思索的时间太长了,让人有些压抑,有些受不了。可是他是局长,不请示又不行,双方的心都在焦虑中等待。其实,王河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利落局长,自主管刑侦工作以来,每次战役他都指挥得干净利落,像组织一场音乐会一样,有停有歇,气势磅礴。现在面对即将发亮的天空,王河突然作出决定,这一仗不但要求快速准确,也要出奇制胜,以最短的时间取得胜利。当他重新确定金塔珠失踪的方位后,他拨通了桌子上的另外一部特警报话机:“喂,林山吗?我是王河。”

“我是林山,我是林山。”话筒里传出一个年轻干练的声音。

“刚才接到报案,在白城区白楼街白塔寺白楼别墅内发生了盗窃案,万昌集团公司总经理秦彪家里的一颗极为贵重的金塔珠失踪,价值200多万元。这不是普通的珠宝盗窃案,我想这颗珠宝极像博物馆的象牙球,至今在台湾博物馆珍藏,共有21层,大层套小层,由此可能引起一连串的凶杀案,所以请你和你的助手火速赶往那里调查,注意保密,像上次你我协作那样完成侦察任务,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王河和林山搞过几次合作,每一次他和林山都把案件破得干净利索,这次他又找林山希望两人再度合作。可是这次案情重大,如果不重视而以小失大,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王河接通林山后并没有马上说明情况,而是急切地布置下一步的侦察工作并对林山做了简单的案情通报。也许林山过于着急或过于精明,一听到王河的话后马上就领会了领导的意图,匆忙说:“好,我们马上出发!”王河还想交待几句,听筒里已没有了动静,他知道林山已经走了,想说什么只好作罢。这时,院内突然响起了一阵摩托车的突突声,王河探头朝楼下望去,原来是几个刚刚执行任务归来的刑警队员来找王河请战的。正愁人手不够的王河见此,高兴地为他们布置新的任务,恰巧二处队长马贵阳也来了,进门就对王河说:“王局长,我的人马都来了,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警察,就等你一声令下我们全员开动。你可别什么都给一处,让我们二处当老豆角——干闲着。”马贵阳是一个从军队转业下来的干部,性格直率,为人豪放,快人快语,他一说话王河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他这个人工作第一,争强好胜。于是王河兴奋地接着他的话茬儿说:“我什么时候让你们闲过?来来来,你们来的正好,我刚才接到报案,万昌集团公司总经理秦

彪家的金塔珠失踪了,价值200多万元。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文物,应当说十分重要,一处人马已经行动,你们几个先不要走,等待新的任务。这一次,我要你们兵分两路同时出击,一路公开露面,一路暗中埋伏,化装成小商贩或出租司机分散在主要街道和路口,如果有动静等待我的命令。”

“一颗珠宝价值200万元,吹牛皮吧?这是什么文物呢?与那些玉石珠宝有没有联系?”二处队长马贵阳有些不相信地问着王河,“是不是他们多报价值好让我们重视?这些大款虽然有钱,财迷心窍,但什么样的珠宝比人命还重要?我看这是弄虚作假误导我们工作。”马贵阳这样一说,其他刑警队员顾不上休息也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他们一致认为此事过于夸张了。王河无心听他们的议论,他把手一挥打断了他们的议论,严肃地说:“我再说一遍,这是一桩大案、要案、奇案,有可能是案中有案。你们几个还年轻,不知道金塔珠的来龙去脉,这是四十年前的一桩悬案,我担心的是如果金塔珠在市场上出现必将引发出一连串的凶杀案。根据我的判断这颗珠宝卖到国外的价值就不是200万,而是2000万或者说两个亿都不止,改革开放使市场信息灵敏,搞活了经济,这都给人带来方便,外国人趁机想打中国古代文物的坏主意。国内的一些不法分子为赚钱也是铤而走险,因此我建议为了避免流血,我们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尽快开展侦察工作,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破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们千万不要小瞧这颗金塔珠,如果搞不好将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有这样严重吗?难道我们这个小巧玲珑的城区也有了盗窃犯?也有了外国特务和间谍?”马贵阳仍旧是不阴不阳地问着,他以为王河是故意夸大事实,所以仍旧不相信地问着王河。不仅他不相信,所有的队员都很惊奇,一双双眼睛盯着王河。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奇特的案情,信也好,不信也罢,都是一种无事生非。王河看了看刑警队员的脸,耐人寻味地接着往下说:“其实这案件比你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这是一颗国宝,是国家文物单位申请在案的一件宝贝,公安部早已三令五申不惜任何代价找到这颗金塔珠,让它重新回到国家手中。因此你们要振奋精神,绝对不能漏掉一个细节,严阵以待,协助一处破获此案。”正说着,一处刑侦队长丁江带着刑侦技术员推门而入,他的年龄比王河小比其他队员大,听了王河的话后,他表示支持,而且感动地说:“我们欢迎大家协作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嘛,王局说的事我最清楚,当年我也参加了此案的侦察工作,费尽心机还是没有好的结果。那次侦察中我有许多细节都漏掉了,也是没有经验,所以才失去了破获大案立大功的机会,现在这案情又有了情况有了眉目,我要重新立案侦察,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战斗。请王局下命令吧,把最危险、最困难、最光荣的

任务交给我们一处，保证不给局里丢脸。”

丁江说完看着王河，希望王河点头称赞，可是二处队长马贵阳站起来对丁江比划着说：“不能总给你们，应当交给我们二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科研成果，有足够的科技力量，现在国家的科学技术都是高含金量的，所以这任务交给我们二处最合适。再说了，我们还有许多战报没有报上来，如果报上来，说不上又要立功受奖了。”

马贵阳向来喜欢与丁江抢任务，两人是工作中的对手，生活中的朋友，丁江不甘示弱与马贵阳理论，两人唇来舌往，你争我夺，互不让步。王河见此心里高兴，这两人是他的左膀右臂，都是工作上的一把好手，他看出两人又要争先恐后与他纠缠，担心他们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便开导他们说：“你们有这种工作精神很好，作为一个标准的侦察员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线索，即使不可疑也要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里找出不正常的事物，这就是我们破案的诀窍。你们一定要记住，无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头脑清醒和冷静，因为你们面对的不是动刀动枪的凶杀的抢劫犯，而是面对着一群披着人皮的狼，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放松自己的警惕性，更不要放松自己的神圣职责。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的工作都有一个崭新的局面……”

王河说到这里时看了看表，离上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还有充足的时间来部署。九月的初秋早晚都很凉爽，天气忽冷忽热，尤其是在这静静的早晨，凉风轻微也让人哆嗦。他见刑警队员们穿戴不一，知道他们刚刚执行完特殊任务，就劝告他们休息，然后分头打电话通知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来开会。趁这工夫，王河与已经到会的丁江和马贵阳，还有技术室主任石器秀简单扼要地碰了碰头，对办案警员做了分工。一切布置妥当后王河又打开一份卷宗，从里面掏出几份卡片分发给丁江和马贵阳还有石器秀，并说：“这是一张特殊性的通行证明，上面有我的签名，一个地区只有发生了重大案情时才能发这种通行证。不论此案涉及到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权高势大的人物，或者说豪富巨商，只要你拿着这张通行证，就会有人为你们服务，希望你们精诚团结、密切配合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不过，你们还需要配合一个人，他就是新来我们这里工作的侦察员，他有一套完整的侦察方式和巧妙的侦察手段。”

“是谁这样厉害？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才能让王局这么表扬和看重，在我的印象里王局可是从来没有服过谁，我也是没有听说有这样一个人。”丁江不服气地说着，他从心里发出了一种疑问。同样，马贵阳也是不服，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叫什么名字？人未见面就让王局如此重视，

说明这人的确是一个能人,是不是先通报一下他的先进事迹?”王河微微一笑,愉快地说:“他呀,你俩认识,早在警察学院学习时就帮助我们侦察了几起疑难案件,在一些报刊上,你们也没少看到他的文章和名字,他就是专门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年轻专家林山。”

“你说什么,他叫林山?他不是咱们的侦察员吗?他什么时候成了专家了?”几个负责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想不到一个小小的侦察员会有如此大的背景,于是他们不再开口,这时他们比刚才服气多了,而且是从心里往外的服。见此情形,王河神态自若、信心十足地对众人说:“这个案件由他亲自出马一定可以大获成功,顺便说一下,他就是负责此案的专案组长,你们所有人,包括你们这些老资格都要听从他的指挥呀,千万别给我丢面子。”

“放心吧,局长,不管谁是指挥官,我们都会听从他的指挥的,只是我们没见到他,不知他的行动方案,恐怕不太好工作。”丁江嘴上这样说,心里实在是不大满意,他原以为局长把他这么早叫来是让他当专案组长,谁知事与愿违。王河似乎看出了丁江的心思,就笑容可掬地开导众人:“你们都知道当前形势上上下下,都在搞活经济搞改革,如果咱们不改革就跟不上形势了,记住,这叫能上能人,能下不能人。只要有本事,不论是谁我都给他立功的机会,包括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能拿下案子我把这个局长位置让出来……”

王河把大家说乐了,丁江也听出了局长的话外之音,对于让林山当专案组长他从心里往外是不服气的,凭什么林山那样小的年龄就当这样大的专案组长,而他立过多少次功的人当不上专案组长,可是当着局长的面他又不好反驳,只好找一些借口问王河以此给林山拽拽腿。丁江说:“局长你放心,工作上的事,我会全力以赴支持的,只是不知林山现在在哪里?如此大的一个案件找不到负责人,群龙无首,你让我们怎么听指挥怎么工作,我看还需要将林山召回来开会研究一下具体方案,不然我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烛。”丁江好像在煽风点火,其他几个负责人也是同样纷纷议论着:“是啊,既然如此,林山应该与我们见一面,他在哪里?能不能向我们通报一下?”

“林山当我们的专案组长为什么不与我们见面?难道他还需要保密吗?王局,打电话让他来一下,见见我们好吗?”

王河一听这些人对他的安排有意见,觉得应该向他们说明,于是他很开心地对众人解释着:“你们说长道短都可以,但现在所有的情况你们都不要管,林山已经出发了,他是秘密潜往白城区的,代号为“尖刀行动”,我希望这把尖刀出其不意,使用在最关键时刻,而你们也要密切配合。如果谁泄露了秘密我会处分他的,到时别怪我手狠。”

马贵阳在旁边添油加醋地说：“好一个尖刀行动，一开始就打了我们一个马虎眼，让我们不知南北。”其他几个负责人仍旧挺高兴地夸奖着，唯有丁江显得有些不自在，他一面吸烟一面用不安的眼睛望着王河，希望局长能够说明。

此时此刻，王河是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心里明白丁江是为自己没有当上专案组长而在闹情绪，他就把丁江拽到角落低声耳语。不知王河对丁江说了什么，丁江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王河又趁热打铁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我这样分工和安排是为了案情能够出奇制胜，林山为一路，采取单线联系独立行动，这样做目标小，既可掩人耳目，也使他顺藤摸瓜进入秘密侦察阶段，还可以及时为我们通风报信掌握案情。另外一路由丁江负责，采取公开行动实地调查，目的是让盗宝之人知道我们的行踪，这样他们就不会急于把金塔珠运到国外销售。另一方面，也就是第三路，由二处队员化装潜伏，日夜蹲坑守卫在路口、车站等主要地段，我们的方针政策不是引蛇出洞，而是要把蛇困在洞中又不让它知道，不到万不得已不可打草惊蛇，我这样安排你们还会有意见吗？”

王河说完，两眼盯着丁江，看他的反应，果然，丁江一听王河这样说他马上来了精神，对王河表态：“我们一定依照局长的指示办事，坚决完成任务！”

丁江将桌子上的凉茶水一口喝干，抹了抹嘴问王河还需要他干什么，王河说没有了，就这样办了，丁江这才率领他的一队人马出发了。二处队长马贵阳和技术室主任石器秀见丁江匆忙走了，他们相互打个招呼，也率领各自人马收拾一下行装急起直追。王河见人都散尽了，这才急切地拨通林山的手机询问情况，然后细细交待一些侦察事项。直到这时，王河才对林山有些不放心的，毕竟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他能担得起如此重案吗？



二、查线索珠宝不翼而飞



白城区是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三面环山，一面靠水。过去这里楼房不多，但街道规划整洁，是一个青山绿水理想的旅游胜地，加上近几年改革开放，城区不断扩大，这里已变成了风景万千的现代小都市。

万昌集团公司就坐落在城东侧的一幢别墅内，改革开放给这里带来了新气象，一些下海经商的人开始睁着眼睛看世界了，于是有人借着旅游的春

风做起了文物生意，万昌集团公司就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大型私营企业，仅规模够档次的商行企业就有十几家，并与世界多数国家有过贸易往来。万昌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彪特别忙碌，别看他年过七十，但每天依然像年轻小伙子一样喜欢抛头露面，精神抖擞地与人谈着生意。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忙得他几次不想接电话，可是不接又不行，一个个生意要做要谈，尤其是成立集团总公司后连续吞并百家小企业建成了连锁店，在白城区附近就有四家沙厂和两家小型煤窖，还有三个小金矿，都有他们的股份，这些亏损企业经他管理不到一年就扭亏为盈，他和他们集团的名誉和地位不断提升。可是钱多了也有发愁的时候，昨天他给妻子买的一颗价值200多万元的金塔珠在家里放了一夜工夫突然不翼而飞，为此他极其烦躁，又怕妻子怪罪，毕竟是他花了大价钱。虽然200多万元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放在他的哪个企业都会搞活流通周转一阵子。

顺便提一下，秦彪会赚钱也喜欢京戏，当年的老京腔都不如他唱得好，样板戏段段在行。他的妻子白叶就是他在地区文工团认识的，那时白叶演小铁梅，人漂亮唱腔也漂亮，两人常在一起唱京戏，一来二去就有了感情。白叶小秦彪二十多岁，长得苗条秀丽、温柔可人，赢得许多男子的倾心，即使是现在，模样依旧如昨，经常引得广告公司的老板找上门来高价相聘，为这秦彪也是耿耿于怀，总埋怨白叶拈花惹草、招蜂引蝶，夫妻俩时常吵闹。昨天当秦彪把一颗价值200多万元的金塔珠买到家后，夫妻俩十分高兴地守护着金塔珠谈了半宿知心话，白叶显示出从来没有过的温柔。然而这种好时光不长，大约在天放亮前秦彪忽然要上厕所，不知为什么这次蹲的时间过长，肚子里咕咕叫，刚刚揩净屁股又来屎了，害得他无奈地又多蹲了一会儿，这才给窃贼留下了机会。

白城区的黎明静悄悄的，青山绿水一点声响也没有，大兽小虫都在静静安歇，秦彪想起了他上厕所时的情景。这座别墅与众不同，白天这里喧哗不止，到了晚上所有音响尽已消失，住在楼内有隔音壁罩着，不论外面响动有多大，室内的人也听不见。蹲在厕所里面的秦彪当时正在撅着屁股找手纸，他没有穿内衣，除了小裤头遮住他的羞人处外，他几乎是赤身裸体。这时候浪漫的秦彪忽然想起了《雍正王朝》里面的和珅拉屎时，身边有许多美女伺候着，这样的镜头让他留恋，也让他向往，然而他却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手上有这样多的钱却过不上与和珅相同的日子，这让他再三恨自己无能。怎样才能达成这样的日子呢？

正憧憬时，他忽然从厕所的窗口发现院内有人影闪动，他担心自己年老眼花，下意识地观看了一下家里的闭路电视，果然有人。他一怔，是什么样

的人这样早来找自己？猛然，他想起金塔珠还在客厅放着，他顾不上儒雅、顾不上再找手纸，提上裤头就跑了出来，肥胖的躯体使他动作缓慢，边跑边叫喊：“捉贼呀！捉贼呀！”

如果是在平时在这寂静的夜里，秦彪的叫喊声格外粗犷吓人，肯定会招来许多人注意，可是由于室内安装了隔音装置，不论他怎样叫喊外面也听不见，贼还是平安地跑远了。秦彪非常生气自己也生气保安，这些保安都死了吗？为什么一个保安也没有发现贼进了院子？这时他忽然想起了金塔珠，贼是不是奔珠宝而来？当他匆忙赶到客厅时，不看还好，一看他大吃一惊，价值200多万元的金塔珠果然不翼而飞。他像霜打的茄子，再也提不起精神，怔在那里如同傻子似的一句话也没有。直到妻子白叶披衣下楼恰巧看见他发呆的样子，在他的脑袋上拍了几下，这才把他拍清醒了。

“我这是怎么了？刚才是不是叫喊了？”秦彪一个喷嚏把自己打明白了，他看着站在身边的白叶，这才恍然大悟，问着：“我刚才是不是大喊大叫了？”白叶两眼死死地看着丈夫，埋怨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吓得你话都说不明白了？看看你这副熊样子，连条裤子都不穿，知道的是你上厕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疯子呢。”

秦彪瞅了瞅自己赤身裸体的样子更是羞愧难当，他听了白叶的埋怨后，这才哭丧着脸说：“我这样子不疯也差不多，刚刚买来的金塔珠不见了，就在我刚才上厕所的工夫，也不知咋搞的肚子不舒服……结果就发现金塔珠不见了，你说怪不怪？”

白叶并不知道金塔珠的实际价值，漫不经心地说着：“不见了就不见了，咱们有钱再买一颗不就得了，犯不着唉声叹气，重要的是你身体好，没有意外。”谁知秦彪心疼得当时就恼怒起来，冲着白叶大发脾气：“你说得如此轻松，那是我花了200多万元才买来的，有钱再买一个？想的美！告诉你，这颗珠宝绝无仅有，世上无二，价值连城啊。”白叶一听当时就傻了，她本想这样说能宽慰丈夫的心，没有想到弄巧成拙，现在一听丈夫的话后，她吃惊地问道：“你说的是真的吗？这颗金塔珠真的价值200多万元？”

秦彪的脸上依旧没有好气色，恨恨地说：“我都这个样子了，难道我还骗你不成吗？”

“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家里出了这样大的事你还有闲情逸致扯皮？还不快给110报案请他们来帮忙。”白叶一边哭一边说，毕竟家里一下损失了200多万元。她这样一说马上提醒了秦彪，是啊，应当报案。秦彪匆忙抓起手机拨通了110，冲着话筒吼起来：“喂，是110吗？我是万昌集团公司秦彪，我家里有一颗珠宝被盗贼偷走了，请你们马上来人为我破案。”他以为

110 的人会马上来他家,马上破获案件,可是 110 的人不能马上回答他什么时候能破案,并说要向上级汇报情况,什么时候处理还要听局里安排。

秦彪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法律程序,不表示点儿什么是不能限期破案的,于是他开口说:“只要公安局的同志在五天之内破获此案,我将奖励他们人民币 5000 元,我是一个大企业,说话算数。其他具体条件可以优惠……”秦彪喋喋不休地说着,以各种条件说服公安局的警察为他破案,而且是限期破案,口气大得很。一切忙完,两人这才发现折腾了半天他们谁也没穿外衣,于是他们重新回到房间钻进了被窝。

三星西斜,云彩飘移,天还没有马上亮的意思,秦彪躺在席梦思床上思考着,他越想越觉得这事不对劲,怎么这样巧呢?偏偏在他上厕所的工夫金塔珠就突然不见了。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小贼为什么对他家如此了如指掌,摸得如此准确细致,莫非是家里的保安出了问题,让贼有机可乘混了进来?如果是这样,这贼也太有本事了。秦彪继续想着,难道是昨天往家里拿回金塔珠时不小心露了口风?可是这一夜家里没有人来呀,除了孙女秦丽回家一次,再也没有旁的什么人来过,难道是这座别墅闹鬼了?

秦彪想痛了脑袋也没有想出头绪。找不到金塔珠的下落,秦彪便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公安局的侦察员身上,一想到公安局几个字,秦彪忽然想起了什么,他腾地跳下床边穿裤子边对白叶说:“快起来吧,一会儿公安局的人就来了,他们见我们这样还不笑掉大牙。”秦彪说着顺手牵羊地在白叶丰硕的屁股上拍了几下,谁知白叶被拍疼了,突然的袭击让她发起火来,怒吼着:“你他妈起来就起来,拍我干什么?这一夜被你折腾得好苦、好累,连一个安稳觉都睡不成,眼看着天就要亮了,再不抓紧睡一会儿,这一天的班还怎么上?我犯神经你替我上班去呀?”

“我愿意替你去上班,就怕人家不收我,咱们家里有许多钱,你为什么不在家歇歇?难道我还在意你那一脚踢不到的钱吗?退下来吧,帮助我做事,当一个部门的小经理,要不就当女老板,我一个月给你十年的钱,咋样?有没有兴致?”秦彪是真心希望妻子退下来帮助自己,这也是他多年来所渴望的,可是白叶从来不听他的,现在听秦彪这样一说,当时就气喋喋地吵闹个没完:“你以为我是图钱呐?我是不愿意在家守着你这老东西,看看你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一天到晚认钱不认人,我在你的眼里连钱都不如,还让我帮助你去赚钱。我问你要那些钱有什么用?是捐赠啊,还是扶持贫困?我看就是你的虚荣心在作怪,总想方设法当最大的老板,连一个觉都睡不好,要这些钱有用吗?我劝你还是捐献出去算了,否则还有人来咱们家偷东西,到时发生什么事你可别后悔。”

白叶这样一说,秦彪觉得委屈,他好心解释着:“话不能这样说,我挣钱也是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家,公司的京剧团不是我掏钱赞助的吗?你们剧团的池团长不是我推荐的吗?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这些你应当知道,何必恶语伤人呢?”这时的白叶早已困得提不起精神了,想睡,就对秦彪说:“咱们两口子有什么好不好的?你就装一会儿哑巴别说话,让我先睡上一觉再说吧!”白叶说着就钻进了被子里,秦彪见此只好笑容可掬地哄着白叶说:“你好好睡,好好睡。不是我怕你睡觉,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了我们还要接待,到那时你让我这张老脸皮往哪儿搁?我好坏也是有身份的大款啊!”白叶的精神被秦彪弹了起来,她眨了眨眼睛,觉得老头子说得有理,便动了动身子,刚要起床,忽然觉得这样不妥,面子有些过不去,于是她爬起来的半截身子又像雪堆似的被压了回去,堵气地说:“我还要再睡一会儿,你别烦我,200多万元你都肯花,还在意我睡觉吗?”

这工夫秦彪已经穿好衣服在整理装束,便没好气地回敬白叶一句:“你睡,你睡,等公安局的人把你堵在被子里,你再起来吧。”气得白叶把脑袋从被子里拔出来,冲着秦彪后背吼着:“我愿意!我愿意!你这个老不死的狗东西。”秦彪没办法,只好来到客厅坐着等候,可是他心里十分别扭,200万元的压力对他的企业来说不算什么,沉重的是他心理的承受力使他无法容忍在自己家里发生失窃的事。他找到保安负责人发了一顿火,把保安负责人骂个狗血淋头,还逼保安部门经理铁锁挨个通知写出检查,将事故经过写出来并报告这一夜他们都在做什么。保安部门经理还想说什么,见秦彪脸色难看,也就吓得不敢再吱声了。

做完这一切时天已亮透,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终于过去了,可是秦彪心里憋闷,就想到外面换换空气。白城区早晨的空气清新凉爽,呼吸一口犹如吸取一口纯氧,秦彪耐不住等候,心烦意乱地走在街头,在晨光中,他那肥胖的身体仿佛是一台拖拉机似的,沉重而艰难地一步步朝前移动。这一片土地是正在运作的开发区,政府要在这里设置一座大型商场,让南来北往的果农和菜农都搬到这里。计划是好计划,规模是喜人的,开发商们云集街头,几个月工夫就推倒了老式旧房,估计再过一年这里又是一片新型小都市了。

秦彪朝远方望了望,在朦朦胧胧的公路上有几十辆卡车驶来驶去,看不见街头行人,秦彪就在轰轰隆隆的卡车声中散步。大约半小时后,他因为心里有事又不安地折了回来,当他上了楼,进了卧室发现后,白叶还躺在床上不起来,他灵机一动,笑嘻嘻地把白叶从被子里拽出来,那模样如同农夫从土地里面拔出的一个白萝卜,鲜亮耀眼。白叶还想发作,见秦彪不停地抚摸自己,又套近乎,又说软话,内心觉得有些惬意,加上这时天已大亮,再躺下

去真要被外人撞见也是很难为情的。何况丈夫秦彪大小也是一个总经理，是政协委员，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企业家，想到此，白叶懒懒地起床去了厕所。秦彪见白叶总算走了，他赶紧收拾内务，平时铺铺盖盖都由服务员专项伺候，今天情况特殊，他只好自己动手收拾，整理完后他便坐在客厅里静静等候。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来，秦彪耐心等待；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秦彪有些耐不住了，明明说好了吃早餐前来人，现在已经过了吃早餐的时间，他们还是没有来人，这就奇怪了。秦彪想给公安局的人再挂一个电话询问一下，恰巧在此时他的宝贝孙女秦丽回来了，她一回来就央求爷爷陪同她打羽毛球，这是她和爷爷的一个特殊爱好。平时秦彪总是很高兴地陪同孙女在网球场院里玩耍一阵，爷孙俩总是有一场大战，但今天例外，秦彪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让孙女奇怪又觉得心疼。

“爷爷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显然，秦丽发现了爷爷有些不正常，小心而又试探地问着。秦彪尽可能使自己冷静，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没有什么，家里出了一点点小事。”秦丽的眼睛一下就成了大豆包，慌忙地问着：“家里出了什么事？我奶奶呢？”秦彪一见瞒不住了，就对孙女说了实情：“唉，我给你奶奶买的金塔珠失踪了，你奶奶正闹我呢，正好你回来了，帮忙劝劝你奶奶吧。”秦丽一听是这事，就漫不经心地说：“我以为是什么天大的事呢，原来是这点小事。”秦丽说着继续发球，秦彪没有接球，他吃惊地望着孙女接着说：“怎么了，这样重要的事还不大？那可是爷爷我花了200多万元买来的，相当于一个小企业一年的产值，爷爷的今天靠的就是小心谨慎、勤俭持家、一分一角积蓄起来的，你这样说让爷爷很伤脑筋。”秦彪不满孙女秦丽的冷漠态度，更不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对钱不感兴趣，他捡起球“啪”地一下打了过去，对面的秦丽仍旧专心地接球。接连打了几个球，秦彪对孙女起了疑虑，他随即问了几句，秦丽回答得干脆利落没有破绽，两人又接着玩球。

到底是年轻人，秦丽玩球时全神贯注，她见爷爷没精打采便保证地说：“爷爷你放心，我一定帮助你找回金塔珠！”秦彪满脸苦笑地望着孙女，忧心如焚地说：“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还用你到处跑吗？你只管学习，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了，好吗？”

太阳出来了，把网球场上照耀得光辉灿烂，秦彪无心再与孙女打羽毛球，他“啪”地一下把球发出去，对面的秦丽又使劲儿打了回来，秦彪又用力将手中的球拍甩了出去，同时他感到这一拍甩得好沉好重，巨大的惯性推动他往前趔趄了几步，险些摔倒。“爷爷你怎么了？”秦丽见此没有马上接球，